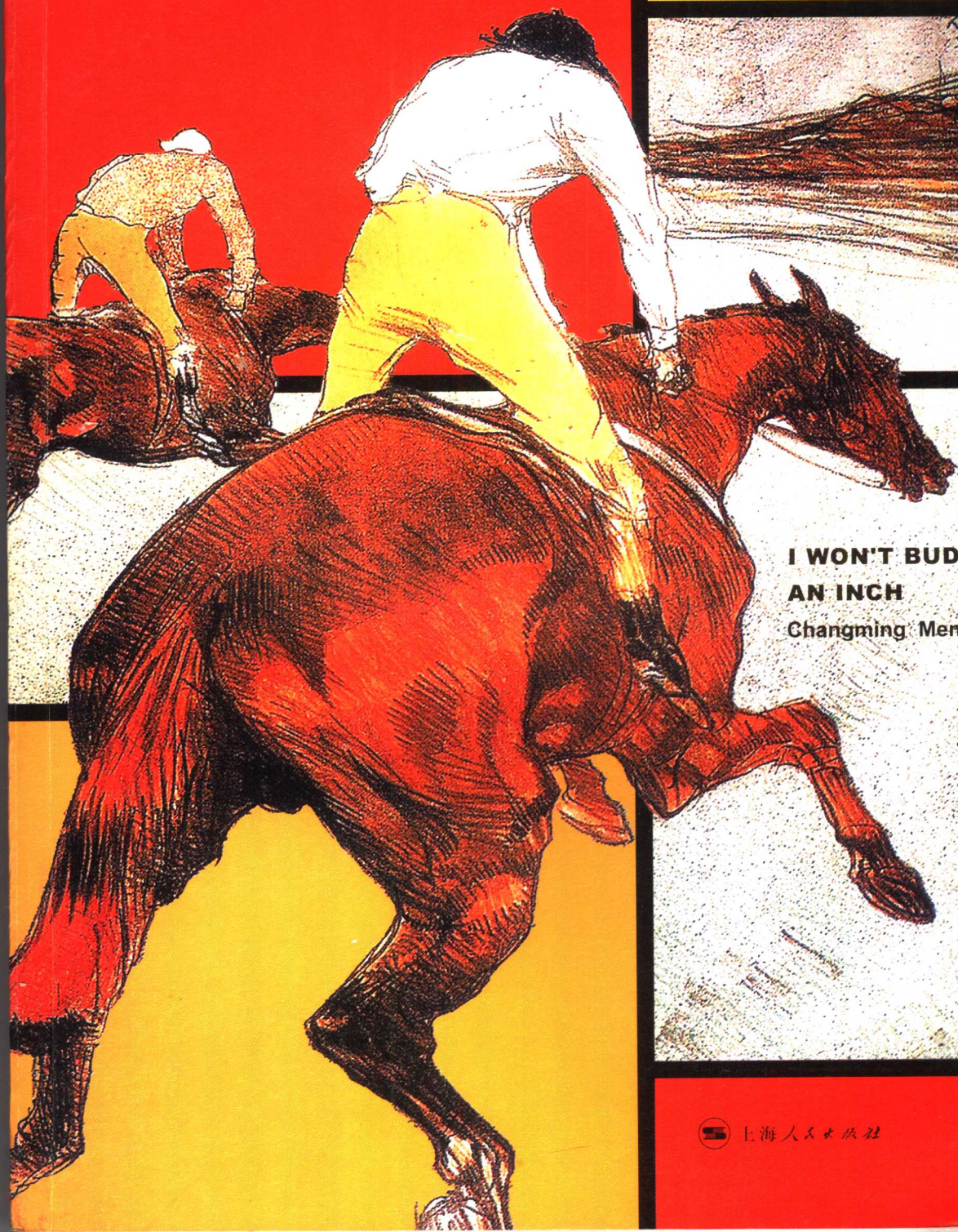


我毫厘不让

八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

[美] 孟昌明 著



I WON'T BUDGE
AN INCH
Changming M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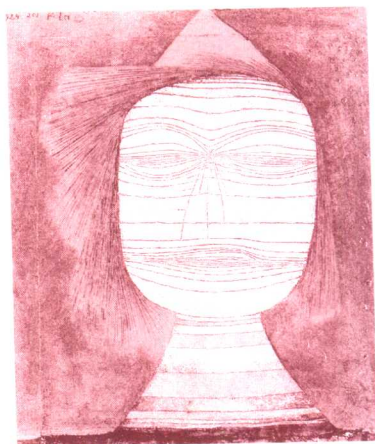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毫厘不让

八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

I WON'T BUDGE AN INCH

Changming Meng



|美| 孟昌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毫厘不让:八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美)孟昌明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6933-6

I. 我... II. 孟... III. 艺术评论-西方国家-现代
IV. J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642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我毫厘不让

——八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

[美]孟昌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5 字数 272,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6933-6/J·100

定价 40.00 元

大师们，你们好！（代序）

写完《群星闪烁的法兰西》一书之后，我多少有点意犹未尽——写书的同时也是一种学习，一种提高，我更想的还是继续和大师们做一番交流与对话。在他们的国度，在他们的画室，在他们的作品里，在他们的精神腹地中——在《群星闪烁的法兰西》中，我不能割舍对后期印象派那些杰出的艺术家的喜爱，并且想对稍后的现代艺术发展做一个比较详尽的研究，于是，就有了这本《我毫厘不让——八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一遍又一遍地品读着这些大师的艺术和生活，玩味着艺术的五色繁华，思考着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像条死鱼般挣扎的岁月。我感慨、心酸，还有喜悦和释然。感慨者，是艺术家对自己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心酸的是一个过去的时代对画家们的那种残酷和无情；喜悦则是所有的汗水不会白流所有的眼泪不会白淌——大师们任何细小的思想痕迹和作品内涵，都被艺术史公正无误地记录；释然者，便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和发展，这些优秀的作品和这些高贵的灵魂，都会随着时代的前行，愈发放射出它们最耀眼的光芒。

艺术之树常青。

翻开一部艺术史，谁都不会放弃后期印象派——如果他对现代绘画艺术瞩目，谁都舍不得放弃那个时代、那个空间最浪漫的艺术精灵——作为一个艺术的历史阶段，我常常想把后期印象派当作一艘文化旗舰——船中间，站着伟大的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莫奈、德加；船尾站着米勒、柯罗、德拉克罗瓦、库尔贝；那么，船头上大概最热闹：莫迪利阿尼、克利、马蒂斯、毕加索、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米罗、杰克梅第——这样的名字可以开出一大串。这条大船来往上下着各色各样的乘客——艺术是一张单程船票或许是一句不疼不痒的俗语，唯一可以相信的是，艺

术是个谁也不知道结果的旅程，尽管如此，情愿掏钱、掏感情甚至掏性命买这张单程票的艺术家依然代不乏人——艺术之梦，多美！多壮阔！多意味深长！多情意绵绵！

用“一个人欲横流的无望的时代”来说明当下的社会和世界，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地球范围内的文化掠夺、战争侵害、恐怖骚乱、政治纷争——彬彬有礼的欺骗和见骨见肉的杀戮已经让现代文明发出那看得见的窘态，核弹的按钮已经摸得发烫、箭在弦上，沙文主义和虚无主义像双刃利剑，无情地削去文化缠绵的外衣——靠美来拯救世界，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他那个世界完全无望之后所发出的最后呼唤和一厢情愿的梦呓。艺术还重要么？还有剩余价值么？回答是肯定的。艺术永远给我们一个心智上的美育和升华，它提醒我们，美和艺术永远在希望之中，在生活之中，在永不放弃之中！

人，曾经写下过多少对文化讨伐和破坏乃至毁灭的罪恶篇章，同样是人，曾经创造过多少文化和艺术的最伟大的瑰宝——面对历史，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检点，我们同样应该猛醒——善待文明，善待艺术家——它们是宝贵的种子，在一个空气和湿度合适的瞬间会发芽，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再反过来为人类遮荫，为人类抵御风雨……

政治，和昨天一样装模作样而又冠冕堂皇地划分着利益——下面是永不可解密的交易——科学，在广义相对论和黑洞学说的遮天屏障中步履蹒跚，数码科技给人类添加些生活的方便后给人的脖子上再深再紧地加些绳索——机器灰色的冷淡，将人类最后的盖头扯下来。人不能不再度沉思，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歌谣，创造了图画，创造了传说和史诗，创造了生命、创造了美——不就是为了抵制丑抵制恶抵制兽性抵制黑暗么？

面对着美，多多少少让人警觉——雨果的敲钟怪人为了维护他尊敬的美丽，那弯曲了很久的腰杆竟然笔直地挺立起来；

面对着美，会让恶转向善——德国党卫军军官在废墟中听到肖邦那熟悉的旋律，会给那个将死亡置之度外的钢琴家一块面包、一块奶油和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

因为拥有美，创造美，莫扎特在病痛交加的日子里还能如婴孩般天真嬉笑，将

那美妙绝伦的旋律一把把撒出来；因为拥有美，创造美，普鲁斯特枯卧床上，三更灯火、五更鸡啼；同样，因为拥有美，创造美，毕加索一路披荆斩棘，在画布上砸碎一个旧世界……

信手推开渐渐关合起来的 20 世纪的巨大窗子，回眸那尚未销声匿迹的现代绘画运动，我让自己真正地安静下来，坐在计算机前，一个字一个字专心致志地敲打着：

劳特累克，拖着一双残废的病腿，捧着一颗苦难的心，用绘画自我解嘲、解闷、救赎。

蒙德里安教我最严格地为绘画定义，为美证明，还教我对信仰那份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对艺术真理人生真理丝毫不含糊的把握；

蒙克告诉我，生命自身存在方式中有许多无奈，许多厄运，以及缓解、抗拒的方法和可能；

康定斯基教我把艺术外在的光环除掉去寻找藏在深处的宝藏——艺术不光是苦涩的丈量，它还是和谐的欢唱；

克利启发我除了用理性的镜子反射世界，还要学会放开嗓门大声唱歌，学会除了对人间喧哗还要对天宇呢喃；

卢梭，这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则有着不同凡响的冷静和悠闲：即便我们暂时还不能或是暂时还没有能力去战胜邪恶、战胜苦难、战胜悲伤，去接受人生那漫无边沿的不可承受之轻之重，我们还是可以逃避、可以逍遥、可以远离那些负面的因素，在理想的天国中伸展一下疲倦的手臂、休息一下麻木的心灵、舒缓一下生命中那许多不能承受的轻和重；

莱热最直接，他想在机器无情意、无人性、冷冰冰的轰鸣中找到有血有肉的爱情故事——美在刻板的工业时代是那么温情脉脉；

再远点，跟着印象派之前的柯罗，到巴比松森林的入口处，席地坐下来，听着松涛鸟语，看那静悄悄的黎明中将要为清新的朝阳渲染得满天彩霞。

还有，还有……

呵！美在巴黎、柏林，在阿姆斯特丹，在莫斯科，在巴比松，在慕尼黑，在城市在乡村在你心里在我画上在他诗行中——美在人间，在天上！

去爱美,去爱艺术家,去敬重真正的艺术家!

美,会让我们健康地反省,艺术让我们周而复始的生活更有情意,艺术家——读者们,请你们记住——他们将永远是我们时代的宝贝!

秋天来了,花园中,树上的叶子镀上了温暖厚实的色调,固执的葡萄藤曲曲弯弯,坚硬如铁。这其中有好多是我亲手栽种,看着它们慢慢发芽、伸枝、开花、结果,变成金灿灿的橙子、紫晶晶的樱桃,变成桃子变成杏子变成鸭梨变成无花果猕猴桃——植物按照自己的生命年轮、消受自己的风花雪月、春华秋实,它们如同艺术生命过程的自然演变——一片玉白色的残月挂在湛蓝的夜空——我推开窗,面对着那些衣襟上满是颜料的画师们,在心里道一声:大师们,你们好!

孟昌明

2004年10月于美国奥克兰

目 录

大师们，你们好！（代序）/001

柯罗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002

卢梭 天国的梦游/026

劳特累克 忧郁的嘲笑/054

蒙克 你喊，你喊吧！/078

蒙德里安 我毫厘不让/102

康定斯基 骑手唱着牧歌/130

克利 面对彩色世界张开你嘹亮歌喉/160

莱热 机器时代的爱情故事/212



COROT



柯罗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你必须朴素无华地按照自己的情趣去描绘大自然，丝毫不要受古代大师或当代画家的影响，唯有这样，你才能画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卡米尔·柯罗 (Camille Corot)

地点：法国巴比松丹枫白露森林入口处，那几块被砍柴人用来临时休息、坐得光光滑滑的石头旁边。

时间：1823年冬天某个和平常一样平凡一样安静一样灰蒙蒙湿乎乎、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早晨。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东方欲晓，大地呈现着一片灵动的肃然。

一会，鸟儿唧唧喳喳开始叫了。

黎明的清爽，夹着那森林特有的气息，缓缓地、绵绵不绝地挤过来，看看远方渐渐热闹起来的云空，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 1796—1875）舒适而惬意地伸伸已经有点发木的双臂，深深吸一口巴比松森林湿润的空气。

画家已经坐了好一会了，他总不愿意在床上多呆一会儿，黎明即起已经成为习惯。没有老婆孩子拖累的生活，便也没有那么多不能不做、即便想做也怎么都做不完的家务，柯罗可以随便地、在任何时间来森林边上坐坐，在森林边上画画，像农民下地劳动那般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太阳还没有真正升起来他也忍不住想看看那黎明中天空的景象，柯罗背着画具，一如一个老农民背着干农活的家什下田。

柯罗没有想过遵循作为画家那些惯常的“艺术标准”，如同现时代那些流行的艺术家们那般有深刻的理论追求和形式建设或破坏，也没有像今天的艺术家们一般，有功成名就欲望的追搏。他不在乎那些壮志凌云的理想境界，那些想入非非的远景规划。画画就画呗！勤劳，踏踏实实，如同盖房子那样把地基打好，把窗和门安在应该安的位置，长条直缝——柯罗在做自己那平实的绘画系统工程——巴比松的一草一木对画家是多情而忠诚的，它们心甘情愿在柯罗的画布上扮演自己的角色，山毛榉树老老实实闷头站着，青松迎风舒展那美人般的身形、轻轻拂弄着四

周缠绕着的云和雾。巴比松森林的呼吸是那么安静却那么生机勃勃。柯罗就想把这一切记下来，把巴比松森林给自己的这一腔情意画下来。他太熟悉了，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巴比松森林含蓄而坚韧不拔的性格，熟悉丹枫白露那带着野性的聪灵与秀惠；他把这一切拿捏得很准，准得让那位同样才华横溢、大名鼎鼎的画家库尔贝心里也不得不服气——在巴黎那些“群贤毕至”的晚会上，库尔贝人前背后总那么一句话：“你们知道当代最伟大的法国画家是谁么？”没等人回答，他会接着说：“当然是我，是库尔贝。”然后，如果他一眼瞥见在同个晚会上出现的画家柯罗，也会笑嘻嘻地赶紧补上：“当然，还有你，还有柯罗！”

柯罗那时候总是笑笑，既不附和，也不反驳，他了解这个热心肠的库尔贝，也知道他不得不这样，他要活命，要吃饱肚子，要和那些有权力的艺术恶势力争斗。柯罗比库尔贝的境况好多了，他也没有像许许多多的穷艺术家那样非得要成名成家，因为不如此便无法在竞争永远强烈的时代中生存活命。柯罗的出身和家境，可以让他只管好好钻研艺术而不需要担心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柯罗那做生意的父亲总那么无怨无悔每月给他寄钱，他曾经拿出过一笔十分可观的银子让柯罗学做生意，柯罗耐着性子也努力过几年，但他不是那块材料，赚多赚少或是赔本对柯罗完全没有刺激。父亲和母亲经营的帽子店、成衣店怎么做怎么赚钱而到柯罗这就全不是那么回事。父亲多少有点明白了，当他清楚地意识到儿子是无法忘记绘画，却又不得不把心思放在做生意赚钱这些琐碎的、这些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手段和方法时，也就只好随他去折腾，随他去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一年十二个月，老父亲按月准时给他1200法郎的开销。母亲也很宽厚，对自己儿子的选择，总是尽全力支持和给予完全的尊重——没准，我们的儿子就是上帝让他成为画家的，做生意的人可以有很多，而画家是需要有像我们儿子一样的天赋的，我们尽力支持他，让他全然没有顾虑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也是柯罗能够安安心心平平地和画画，画自己想画的那种画的缘由吧——小聪明小伎俩，还有那些总被巴黎艺术家津津乐道的小色块、小笔触，柯罗真的看不上——这不是柯罗的任务，他就想找那和每天平静无奇的日子一样坦诚一样朴素一样不大惊小怪装模作样一样意气风发斗志高昂的那类艺术，他洗尽铅华，老实而诚恳地打磨自己的艺术，切割自己美学的几何——没有诀窍，没有快捷方式——

种一季麦子，就要那么长的时间，就要足足的基肥，就要充足的阳光、水分，万物随着大自然的吐纳而生长壮大消亡，无一例外，柯罗照着恒常的规律做着他的艺术之梦，慢慢做。

朝阳将最高的那棵松树镀上一层醅醅的橘黄，原本冷灰色的松枝“唰”一下子传出鲜活的暖意。

柯罗啃着自己带来的冷面包，将调色油倒在那已经被色彩弄得看不见底色的木制调色盘，用刮刀铲起前几天残留下来的颜色，笔头熟练地在调色盘上欢快地跳跃——中黄、红，还有钴蓝色——柯罗渐渐进入角色——这将会是和已往一样的，让他心满意足的一天，他知道。

看着天空的五彩云霞，柯罗会觉得即使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干面包，吃起来也有更好的味道——有一块奶酪会很不错，再就是有一杯浓浓的、不要放糖不要放奶的黑咖啡或是印度大吉岭的红茶——他实在不需要更多什么，能够吃饱、穿暖，能够看着别人看不到也一定想看的风景，柯罗就很得意——一切都那么美好，小鸟飞得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农民送粪下地的牛车给这静静的黎明添些暖洋洋的声音，叮叮当当一串串响铃告诉柯罗，农民忙碌的一天将随着铃声开始了……

多么朴实的一天，多么平凡的一天，时间自在地握在画家的手中——那朴实和平凡的一辈子，就那么踏实地由每一天积累着，欢乐与痛苦，郁闷与欣喜——人与生俱来的或是自找的那些酸甜苦辣最终还是为这每一个踏实的日子所包容，所涵盖，是是非非不就和这树上的疤痕或是这石头上的肌理差不多？甚至还没有这些自然的印痕更有价值。

柯罗边画边胡思乱想着——这也是画家的权利吧，对着清霜薄雾半遮半掩的大自然，他没有任何掩饰、任何遮挡——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想到哪就是哪——他甚至自言自语——有价值？没有价值？当然没有。有又怎样，没有又能怎样，他愿意就是价值，不是吗？

远处的村庄渐渐醒来，炊烟袅袅，鸡鸣狗叫，柯罗把思绪纳入画面，这时候，他那双大眼睛如同鹰眼，在画面上辨识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的绘画美学密码——色彩，色调，色相，色阶，明暗，对比，调和，反差——色彩语言那神秘的韵律已经被柯罗找到——树不是人云亦云的那么一种绿法，天空不光是世俗意义上的湛蓝、灰

色地带或许更有戏唱——这是在印象派那些娃娃们还没有大张旗鼓招摇过市的时节，柯罗就已经在寻找、并且多多少少找到一点眉目了。

不紧不慢地画着，柯罗画巴比松的树似乎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树枝和叶子总是铺天盖地那么散发开去，想把天空都遮住——柯罗对巴比松的植物情有独钟，画起来也格外激动，画树的过程中，画家似乎想表达些什么，柯罗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他知道，非那样便不能表达得彻底、完善——柯罗在生活里面是个能简单便绝不要复杂的人，而画画却不然，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在画布上涂着，覆盖着，像画情人肖像那样画着树，率性，抒情——直到画得自己心满意足，画得尽善尽美。

时间的钟摆和柯罗的画笔一起挥动，日上三竿，柯罗大概把上午的工作完成，他满足的看着画面上已经有了雏形的风景，洗洗手，坐着，再站起来，再坐下，眼睛总不会离开自己的画面，对着水壶狠喝一气，眼睛依然看着画——画在此时此刻是柯罗的全部，没有比画一张成功的作品让柯罗更快乐——他松口气，直直腰——这往往是一种暗示：今天劳动的成果不错。

二

柯罗在画面处理上的准确与精到，在同时代的画家中是出类拔萃的。他自如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合成的通道里漫步，这既是他造型能力所及，同时，对绘画艺术语言超前的思索，也是他有别于同样一大帮子在巴比松没命画着的那些画家们的缘由。对于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脑子远比手重要。这一阵子，柯罗想的当然比刚刚画画时候多得多了，画家不就是每天在自己折腾自己么——对风景的客观描绘将永远不是一个艺术家的最终目的，风景不过是个借口，柯罗很明白，画家和工匠的区别有时候并不显著，对自己所崇尚的美学精神的不懈追求，这个过程和结果还得是从心里去度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上帝会知道你在干嘛，想干嘛和干得好还是不好。

好自在，柯罗就这么着，无拘无束，漫无边际，信马由缰——一天也就那么快过去，有时候，柯罗也和农民们寒暄，问他们的收成，而农民们往往是他作品最早的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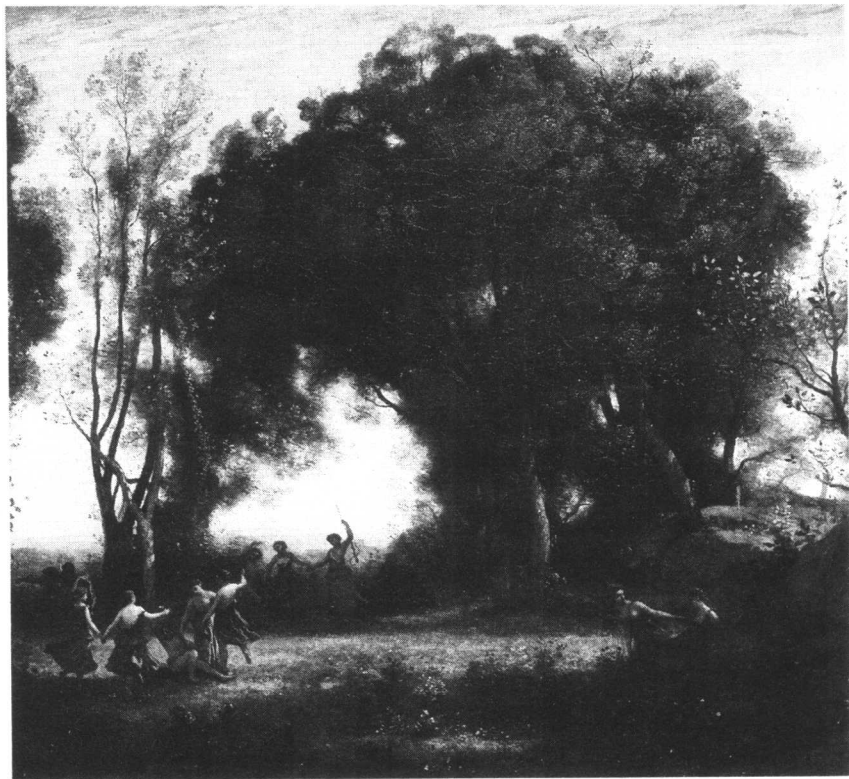
证人和批评家——当柯罗看到农民们在自己的画前喜形于色、赞不绝口时，柯罗的那份满足就像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听别人赞美自己的庄稼。

到了农民收工的时间，柯罗从容地收拾好自己的颜料画布，弯弯的山路带着他回家——一般说来，大概就是天空中隐隐约约看到星星的时候，西天边那一派如血的残阳也渐为夜幕遮住——黄昏和黎明有着同样的美丽——柯罗总舍不得抬脚就走，森林好像有种种魔力，会让柯罗一早就来，直到天黑才走——掌灯时分，村子里鸡飞狗跳，晚炊，大人叫孩子哭，柯罗会真正觉得日子就在自己手中掌握，那份沉甸甸的实在和巴黎和米兰和佛罗伦萨一样，生命本质和艺术和美不过就是这一份如草如露一般的悠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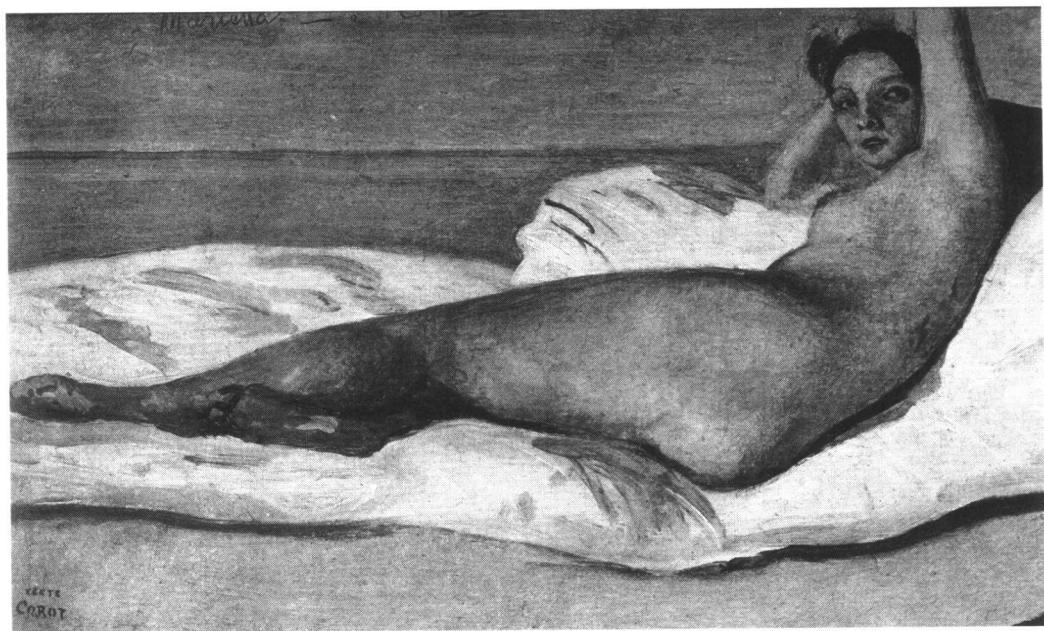
天幕，慢慢暗下来，繁星点点，夜空中荡漾着青草和松树特有的清香，宁静，平和——这也是巴比松所特有的夜空，既复杂又简单。柯罗常常会看那无穷无尽的天空，辨别着那约定俗成的黑色中暗含着的普蓝、深紫——他似乎在寻找天幕后面的故事，银河系那种未知的神秘似乎有一种力量，一种慨然，它们自然而然地转换成可亲可敬的能量，变成内在的温情，于是也就常常在柯罗的画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着，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神往，还有爱惜——夜空那么远也那么近，这是和画家息息相通的巴比松夜空呵！

柯罗在巴比松每日的艺术生活朴实无华——白天，对着大自然，画画，思索；晚上，他也会换上标准的礼服，在舞厅里面，绅士一般把着美酒，高兴时，随着旋律，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翩翩起舞——他懂得朴实而精致的生活，他没有那些愤世嫉俗的画家们的心理包袱，该抒情便抒情，该浪漫且浪漫，该在画室里面用功时也决不含糊，上帝给了柯罗一双锐利的眼睛还有一双结实的手，他也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料理得头头是道，即便后来成了名，卖自己的画时，和画商打交道，柯罗也是把好手，书生气不会影响他为自己的利益而做买卖艺术品的游戏。生活的门槛有各式各样的过法，艺术的标准也有千头万绪，就做你自己，按照你的真实想法去做，去画，去生活。如果你没有非要去当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做好一个画家的同时，也做好一个普通的人，既有艺术、又有生活，那多好。

说真的，当时很多一起画画的朋友，还有那些评论家，看好柯罗的并不多，没人会想到这家伙后来居然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巨匠——柯罗平常太低调，他除



一个早晨，仙女之舞（局部） 1851年 98X131cm 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罗马宫女 1843年 29X42cm 巴黎小宫殿博物馆藏

了画画，还喜欢旅游——去过三次意大利也是悄悄去悄悄回来，谁也不知道柯罗真正的想法和做法，他画大湖那些风景，别人不以为有很大特色但也不会就怎样地不喜欢，而他画的人物画，今天看来，也决不比他的风景逊色。但大概谁也想不到，当初，柯罗将自己一幅十分得意的肖像作品送给自己的模特时，竟然遭到拒绝，那姑娘的理由是：你把我画得一点都不好看……

柯罗真的喜欢画画，觉得应该把画画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大概是在上小学被开除的那一天——可以想见，柯罗的童年就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孩子——父亲当初想培养他学做生意，这也是让他可以同时学画的条件，而柯罗将学做生意的事情一古脑儿放在边上，自己径直找到当地有名的画家米夏隆。米夏隆曾经靠自己的作品夺得罗马绘画大赛的金奖，他有独到的教学方法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他知道柯罗那天性中的为艺术家的资质——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他对绘画直觉上的敏感和喜好。米夏隆对柯罗最大的教诲就是让他在自然中学习绘画，培养艺术的感觉，一见面，看到柯罗那些不成规矩的习作，米夏隆认真了。

——孩子，没人可以教会你画画，即便是我，也只能教会你一些技巧而已，去吧，在自然的怀抱里观察、思索，把你对自然的真正感受画下来，其实，画画不过如此，手，最直接地跟着眼睛——跟着心，心跟着自然的呼吸与吐纳……

——别多想，不要过于在乎师承，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老师只有一个，就是伟大的自然。

对于年轻的柯罗，这一番玄之又玄的理论，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老师就是老师，对于一个潜心于艺术的孩子来说。老师的话简直就是上帝的指令，他做了，很早就这样做了，到二十多岁时，柯罗甚至自作主张，搬到巴比松，在丹枫白露安营扎寨，去聆听自然的声音，去看自然万象的五彩纷呈——柯罗很早就做了准备，准备真正成为一个将绘画当作自己终身职业的画家。

法国的绘画史那一篇重要的章节，就由此悄悄展开了。

柯罗的父亲，早先从理发匠干起，后来不断努力，聚沙成塔，加上辛苦工作，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产，他成为一个殷实的精明的商人。作为父亲，他不能说完全懂得柯罗的选择，但这是一个真正关心孩子的父亲。在柯罗决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之前，他没有少费脑筋，试探着，企图改变儿子的选择，人生毕竟不是完全在艺术世界